



火狼著

QIANXING JUJI

这是一次**绝密**的作战行动。

这一个层层设计的**圈套**，最后的结果你绝对猜不到。

一次**意外**，他脱下身上的军装；一次**卧底**，让他重新成为军人。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QIANXING JUJI

火狼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潜行狙击 / 火狼著.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155-0603-6

I. ①潜… II. ①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2355 号

Copyright © 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潜行狙击

作 者 火狼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603-6
定 价 2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一

夏,热带雨林。

放眼望去,遮天蔽日的茅草和灌木丛将蜿蜒起伏的山岭包裹得严密而葱茏,空旷、荒芜、僻静的丛林里,显得无比的幽深而神秘,这里就是人迹罕至的响马山,从古时起就是响马劫匪频繁出没的地域——响马山因此而得名。

此时已是正午,毒辣的太阳将潮湿的丛林晒烤得湿闷而燥热,就连那生命力极强、朝天竖立的茅草叶子,也被太阳晒烤得垂下了头,空旷湿闷的丛林中,只有栖息在树枝上的知了还在不知疲倦地哀叫着……

山丘上,一处浓密的灌木丛中,隐隐地藏着一束冷光,那是斯太尔狙击步枪上的瞄准镜反射出来的,面罩使狙击手只露出了两只眼睛,披在身上的迷彩蓑衣几乎与丛林浑然一体,他已经潜伏在这里很长时间了,以至于汗水已经浸透了他身上的衣服,骄阳下他依然保持着清醒的战斗意识,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山丘下。

一只小鸟欢快地从远处飞来,恰巧落在了伪装成枯树枝的枪管上,长长的枪管是从灌木丛中伸展出去的,不速之客的到来,遮住了瞄准镜的视线,狙击手的眼睛闪烁了一下,然后将枪管轻轻地一挑,小鸟吓得急忙扑闪着翅膀,惊叫着飞走了……

狙击手发出一声无声而深长的叹息声,然后再次将眼睛对上了瞄准镜……

“哇——哇!——”远空零星地传来乌鸦悠长的鸣叫声,使整个山林更似笼罩在了一种肃杀的气氛之中……

二

此时,山丘下树叶晃动,从密林里走来了六个鬼魅的身影,他们个个肩挎折叠式微型冲锋枪,神色诡秘地在丛林中潜行着……



为首的是一个高个光头，身体彪悍而威猛，光亮的后脑勺上文有一只硕大的青黑色的毒蝎。看他的气势，像是这帮人的头头，不多时“毒蝎”就停下了脚步，眼睛盯着前方……

在他们的前方出现了一片平整的草地，一块光滑而平整的白色石块凸现在草丛中。石块的形状像条龙，石龙在绿草的衬托下尤为显眼，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条白色的石龙静卧在草丛中。

看见了石龙，“毒蝎”显然很激动。只见他用眼睛警惕地朝四周搜索了一遍，转身从身后一名随从身上取下一只迷彩军用大背包，背在了自己的身上，同时小声向手下提醒道：“前面就是交货地点了，大家注意！”

众手下听罢迅速握紧枪，警惕地注视四周。

“毒蝎”定了定神，然后将两个手指放进口腔里，打出了三声两短一长的口哨：“嘘、嘘、嘘！——”

信号发出不久，霎时从远处草丛里站起了七八个彪形大汉，大汉们的右手都插在胸口的衣服里，看那阵势像是随时准备拔枪相向。

两拨人都快步聚集到了石龙的周围，“毒蝎”向对方为首的嘴上留有八字形胡须的彪汉伸出了右拳，八字胡也伸出了右拳，两个握拳的臂膀，拼成了X型，然后，两只胳膊默契地对撞了三下，用暗号顺利地完成了接头。

见对方是自己要等候的人，双方的手下才稍稍放松了防备的心理。双方人员隔着石龙，面对面地相向而立。

光头抱拳：“在下蝎子。”

八字胡还礼：“在下胡子。”

没有多余的交流，蝎子快速地摘下身上的迷彩背包，放在了石龙上，八字胡也将一个密码箱放在了石龙上，双方开始验证对方的东西……

三

此时，在不远处，解放军某部飞鹰侦察大队中队长唐龙带领着三名班长正在丛林里勘察地形，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大队下周将要举行的侦察兵大比武设置丛林作战科目。四个人一边讨论、商量着，一边在勘察好的地点上插小红旗，

做标记……

突然，一班长手指着前方惊叫起来：“呀！”

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一条盘踞在灌木丛旁、手腕粗的金环眼镜蛇已经昂起了脖子，“吡吡”地吐着信子，准备向正在埋头插地标的三班长发出攻击。毫无疑问，三班长闯入了它的领域，眼镜蛇的腮帮子已经鼓胀起来。这是眼镜蛇扑食前的姿势，而且从其体型判别，这是条眼镜王蛇，没有什么猎物能够逃脱蛇王这致命的一击。

喊是来不及了。

二班长反应最为迅疾，几乎是一班长惊叫的同时，二班长已经本能地扣动了扳机，挎在他胸前的79微冲，瞬间向眼镜王喷射出了一梭子：“哒哒哒……”

枪声将三班长惊愣了，刚刚抬起的右腿定格在了半空，望着地上被子弹打烂的眼镜蛇，三班长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禁不住转身朝二班长投来感激的目光：“高，不愧为神枪手！”三班长挑指赞道。

“嗨嗨，小菜一碟。”二班长一脸的得意之色。

唐龙见没有伤着人，长吁了一口气：“林子里蛇多，大家注意些，尽量少用枪，免得误伤到人。”

“是。”三个班长齐声应答，随即又埋头忙碌起来。

唐龙的提醒，引起了班长们的重视，大家开始小心自己的脚下，谨慎地往前走……

四

子弹击毙了眼镜王蛇，枪声却惊飞了林子里的宿鸟，更惊吓了石龙旁正在交易的毒贩们。对他们来说，枪声就是导火索，丛林里肃杀的气氛一下被点燃了。双方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陷入了对方设的陷阱，先下手为强是他们的一贯作风，还没有等对方解释，“毒蝎”就咬牙怒吼起来：“你给老子设陷阱是吧？老子先做了你！”手中的微冲已经率先向八字胡喷出了火舌：“哒哒哒……”

八字胡猝不及防，怀里的枪刚掏出一半，就身中数弹，惨叫着倒地。

双方手下都顾不上石龙上的背包和密码箱，他们迅疾地依托躲到丛林里的树干和石头后出枪进行反击——



“哒哒哒、哒哒哒……”

霎时，丛林里枪声大作。

激烈的枪战也惊动了山丘上的那个狙击手，他迅速放下狙击枪，拿起挂在胸前的望远镜认真观察起来……

狙击手万万没有想到战斗出乎他的预料提前开始了。按照他预先设定的计划，要等到交易的双方验证对方的货物和钱款后，他再射杀其中的任意一方，引起他们的混战，最后歼灭他们残余力量，进而劫取他们的货物和钱款。现在倒好，还没有等到他动手，交易的双方就已经开战了，“这样更好！”狙击手心里赞道，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冷笑……

不多久，他脸上的笑容凝固了，继而出现了紧张的神色，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军人参与到混战中来，他迅速调整望远镜的焦距，进一步放大军人的身形：那鲜红的领章帽徽，他是再熟悉不过了。他甚至认出了其中的一个人，禁不住叫出口来：“唐龙！”

狙击手的脸色变得更加严峻起来，他扶着望远镜，来回在山野里搜寻着，静观事态的发展……

“哒哒哒，哒哒哒……”

山丘下，冲锋枪的子弹依然在激烈地吼叫着。

石龙周围火拼的双方，拼命向对方倾泻弹雨，夹杂着一声声惨叫，密集的子弹在丛林中毫无规律地飞射：“嗖，嗖，嗖……”子弹头在空气中摩擦出“咻咻”的尖啸声，不时地在丛林里划过。

激烈的枪战也使得正在勘察地形的军人惊讶，还没有等他们醒悟过来，突然，一串子弹恰巧射入二班长的胸腔，只听到二班长张嘴“啊”了一声，健壮的身躯摇晃了几下，就倒在了地上，胸口的弹孔里直往外涌鲜血。

唐龙大叫：“卧倒！”身体迅疾地扑倒在了二班长的身上。

“二班长，二班长，你醒醒！”唐龙急切地呼喊着。

再看二班长，脸色变得煞白，胸口的军装已经被涌出的鲜血染红，呼吸一下变得急促起来，他的眼睛拼命睁着，嘴唇微微地颤抖着，想说什么，但已经发不出声音了，血从他的嘴角流了出来。唐龙知道，他已经永远不会说话了。

这突然降临的杀戮，一下将唐龙他们几个惊愣了。

今天他们是来响马山勘察地形的，除了二班长带了一把79微冲，用作防备

野兽袭击外，其余人没有携带武器。

“怎么会这样？”一班长急得拳头直捶地。

唐龙马上意识到了：“我们一定遇到毒贩了。”

三班长听罢，快速匍匐到二班长的身旁，迅速摘下二班长身上的79微冲：“刚才遇到毒蛇，现在又遇到毒贩，看来老子今天交了倒霉运了，我就不信这个邪！”三班长气得脖子上的青筋都暴突出来。他“哗啦”一拉枪栓，推膛上子弹，猫腰就要往下冲，旁边的一班长也从腰间的皮带上“唰”地拔出了唯一的装备——匕首，也准备跟着往下冲。

“慢！”唐龙摆手阻止，“我们只有一支枪，要节约用弹，尽量少用枪，明白吗？”说着，用手做了个徒手搏杀的手势。

“明白。”三个人迅速用眼睛和手势分配了一下任务，然后迅速分散开来，匍匐着向四周爬去……

五

狙击手的望远镜里。

山丘下石龙周围火拼的双方已经分出了胜负：由于八字胡过早的阵亡而缺乏组织指挥，被毒蝎一方以绝对优势压制住了；当毒蝎将对方最后一个毒贩补枪消灭掉后，他就喘着粗气，一屁股瘫在了石龙上，胳膊上的枪伤还在“吱吱”地冒着淤血，疼得他浑身颤抖，嘴里直哼哼。一个随从急忙扯下脚边一个死者身上的一块衣服布，替他包扎止血。

看着面前的战利品，毒蝎得意地笑了：“哈哈，老子终于赢了！”

替他包扎的随从一不小心，弄疼了毒蝎，“哎！——妈的，手轻点！”

毒蝎苦了下脸，继续笑：“哈哈！老子赢了！哈哈……”由于伤口的疼痛，他笑得很狰狞，像哭一样难看。

出乎毒蝎的意料：他正笑着，突然，林子深处又传来了一声惨叫，吓得毒蝎赶紧滚下了石龙，隐蔽在草丛里。

惨叫声发出处，一班长的匕首插进了一个毒贩的后心窝。毒贩企图扭动身体挣扎，但一班长左手挟着毒贩的身体，右手用力抵住插在毒贩后腰上的匕



首,毒贩只挣扎了两下,就瘫软了下来。

迎面冲过来两个增援的毒贩,一班长松开匕首,腾出双手,从毒贩身后顶住他的身体,借用毒贩手上的微型冲锋枪,向对面跑过来的增援者,一阵扫射:“哒哒哒……”

“啊!——”两个毒贩相继中弹,陆续仰面倒了下去,倒下的同时。手中的微冲漫无目的,向外吐出了挣扎的子弹,直打得周围的树叶和苇草叶子缤纷飞舞。

瞬间,丛林里枪声再次四起。

一班长从毒贩身上卸下微冲,一个翻滚,隐藏在灌木丛中。他快速地将三个毒贩身上的腰带解了下来,连接在一起,然后将一端扣在一根灌木丛的树枝上,另一端扣在自己的脚下,同时将枪机的击发档,拨到了点射状态,闪身潜伏到一棵古树下,背靠着树干,他一边用脚拉动皮带晃动灌木丛的树枝作引诱,一边举枪捕捉目标……

引诱果然起到作用,隐藏在草丛里的一个毒贩起身举枪冲着晃动的灌木丛射出了一串子弹:“哒哒哒……”

毒贩露出了身形。

一班长看到了目标,“啪!”一个点射,毒贩的脑袋开花,爆头倒下了。

当一班长再次引诱,诱捕目标时,山丘上的狙击手锁定了他,“嗖”一发大口径狙击弹头旋转着飞出了枪膛,急速飞了过来,子弹从一班长的胸口穿了过去,强大的穿击力将他的身体击打得晃了晃,但并没有将他击倒,他挣扎着依靠着树干,慢慢地瘫坐了下来,后背擦过的树干上,流下了一串血迹。

此时,赤手空拳的唐龙,已经潜伏到一个毒贩的脚下,毒贩只用心举枪寻找目标,并没有注意到脚底下的草丛里,有人潜行了过来。

唐龙趁其不备,猛然从灌木丛里跃起,一下将他扑倒,身体重重地压在他的腹部,只听“嘎巴”一声,双膝一下顶断了毒贩的肋骨,“啊……”毒贩惨叫着,抵抗力削弱了一半,唐龙趁机双手掐住了毒贩的嗓子,毒贩下意识地丢枪腾出了双手聚力反抗,但是唐龙的十根指头像钢爪一样尖利,轻松地就将他的气管掐断,毒贩的双腿慢慢地停止了扑腾,气绝身亡。

唐龙卸下毒贩身上的微冲,猫腰潜入灌木丛,没有走多远,就看到了倒在古树旁的一班长,鲜血已经从他胸口的弹孔流尽,他的脸色已经变得煞白。

“一班长！”唐龙呼喊着，跃身窜了过去，一把抱住他的双肩摇晃着：“一班长你醒醒、醒醒，一班长！”

一班长毫无反应，已经僵硬的身体失去了控制力，一下倒在了唐龙的怀里，当唐龙的目光落到一班长胸口的弹孔时，他的直觉告诉他，一班长是被狙击手狙杀的，因为从刚才的枪声判断，毒贩们的对射，全是连发的，当这一意识在唐龙脑中闪过时，他已经本能地像猎豹一样提枪跃了出去，随着他身体腾空的同时，狙击手的子弹追了过来，“呼！呼！”身后树干上的树皮被飞来的两发子弹掀掉了两块。

判断是正确的，果然有狙击手。

唐龙静卧在草丛中，不敢贸然发出动作，他知道暗处的狙击手正在搜索他，他只得根据子弹射来的方向，快速搜索狙击手的位置。

双方的对峙，如同窒息一样的紧迫。

此时，隐蔽在石龙旁边草丛里的毒蝎见没有了动静，连忙向同伴打了一声口哨：“嘘——”

口哨发出很久，依然没有回应，整个丛林死一样的寂静。毒蝎害怕起来，他慌忙背起石龙上的背包，提着密码箱迅速向山下跑去，还没有跑两步，他就戛然而停住了——一支枪管抵住了他的下身。

三班长慢慢从草丛中站了起来：“缴枪不杀！”

毒蝎吓得赶紧丢掉了枪，战栗着举起了双手。

“走，老实点，不要回头！”毒蝎在三班长的押解下，向石龙返回……

听到了三班长由远而近的呵责声，埋伏在灌木丛里的唐龙知道三班长活捉了毒贩，他却不敢站起身来，他知道狙击手此时正在暗处搜索他，他只能伏在地上大声提醒三班长：“三班长，注意，山丘上有狙击手！——”

他的警告，没有子弹来得快，他的话音刚落，就听三班长轻轻“哦”了一声，就饮弹倒下了。毒蝎趁机逃跑。三班长强忍着剧痛，倒地的瞬间，扣动了扳机，“哒哒哒……”

子弹打中了毒蝎的双腿。

“啊——”毒蝎号叫着，瘫在了地上，他双手抱着被打烂的双腿，痛苦地在地上翻滚着、哀嚎着……

在三班长中弹的同时，唐龙捕捉到了山丘上狙击手的位置，他随即向山丘



上的灌木丛打出了一串金属狂流：“哒哒哒！哒哒哒……”

但是子弹并没有伤及到狙击手，山丘上的狙击手连续还击了两枪后，趁机抱着狙击枪飞一样地冲下了山丘，毒蝎见有人来接应他，赶紧嚎哭着呼救：“老大，快扶我起来，我的腿被打烂了……”

带着头套的狙击手并没有理睬光头，而是果断地提枪照他的胸口补了两枪，然后取下毒蝎身上的那个迷彩军背包，提着密码箱，一溜烟消失在丛林里了。

后面，唐龙疯狂地追跑过来，奔跑中丢掉手中已经打光子弹的微冲，并顺势弯腰从地上捡起毒贩的枪，没有任何的停顿，迅速推弹上膛，对着前面晃动的树林连连开枪：“哒哒哒、哒哒哒……”

但是，狙击手显然已经跑远了。

眨眼间，隐约听到山下一阵汽车发动机启动的轰鸣声，紧接着就是一阵轮胎急速摩擦地面的叫啸声：“吱嘎！——”

汽车的频频加速声渐渐远去，瞬间消失在丛林里……

追上是不可能的了。

唐龙气得直跺脚，然后无奈地抱起已经断气的三班长，仰天怒吼：“三班长！——”

三名班长瞬间牺牲了。

唐龙暴怒！

“啊！——”怒吼中，唐龙振臂挥动手中的微冲对天狂射：“哒哒哒……”

喷射的子弹，仿佛是唐龙内心的愤怒。

六

此时，蜿蜒的盘山公路上，逃逸的狙击手正驾驶着墨绿色的猎豹越野车驶出响马山。

狙击手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快速揭掉了面罩，露出了完整的脸庞。这是张年轻而俊俏的脸，他的真实身份应该是武警总队海州特警支队的狙击排排长——陈景。此时他的眼神中折射出阴冷、暴敛的光芒。

这是杀手特有的气质。

猎豹车接近市区时，隐约听到远处传来了警笛的鸣叫声，陈景放慢了车速，猎豹车稳稳当当地向市区驶去。

当陈景将猎豹车停靠在天桥下时，迎面疾驰而来的一辆辆闪着警灯鸣着警笛的警车和军车呼啸着和他擦肩而过，直奔响马山方向而去……

陈景从容地从驾驶座位上走了下来，冲着远去的车队轻轻地笑了两声，然后，拉开猎豹车后座的车门坐了进去。猎豹车的玻璃窗上贴有深色的太阳膜，加上是在天桥下，光线昏暗，从外面是根本看不清车里面的。陈景坐到后排座位上后，麻利地将那支斯太尔狙击步枪进行了分解，然后连同那个装有毒品的绿色背包、密码箱一起装进一只特大号的旅行包里。

做完这一切后，陈景重新坐回驾驶座位，驱车来到了市区的一个大型停车场上。然后，背着那只旅行包，向前走了几条街道。在一条街道旁，打开了停在那里的一辆红色的本田越野车的车门，驾驶着红色的本田车，急促地在街上穿行着……

此时，他的眼里已经没有了杀气，有的只是悲愤、懊恼、绝望的光芒，脑子里不停地闪现着刚才在响马山狙杀那些军人的场景……

不一会儿，红色本田车就行驶到了海州市最高档别墅区——丽江花园。红色本田车平稳驶进了9号别墅的地下车库，车子在车库停稳后，陈景按了下车库的墙角上一个机关，墙壁就打开一道暗门。陈景将旅行包里的东西逐一放进暗室里，暗室的门设计得很隐蔽，合上后，丝毫没有痕迹。

关上暗门后，陈景就沿着车库里台阶直接进入别墅。他边走边解掉身上已经汗湿的衣服，快步走进了洗漱间，打开淋浴房的淋浴器，水蒸气瞬间包围了他发达的身躯。他拼命用浴液搓洗着身子，仿佛要彻底清洗掉他身上的罪恶，脑中不停地闪现着刚才在丛林中狙杀那三名军人的场面……

“哎！——”陈景发出了绝望的叹息声，然后悔恨地用头撞击着淋浴房的瓷砖墙壁，泪水伴随着淋浴头喷射的水柱在他脸上流淌不止。

一股熟悉的香水味从他的身后飘进了他的鼻腔。这曾是令他兴奋、激动、不能自拔的味道，但现在对他来说，这奇妙的香水已经索然无味。

一个穿着透明睡衣的美女站在了陈景的身后，默默地注视着他，“货和钱都在地下车库里。”陈景像是完成一件心事似地对她说，“我杀了三名军人。”陈景一拳砸在墙上，仿佛还没有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美女的睡衣落在了地上，双手从他的身后抱了过来。他的脊背感到一丝凉凉的清爽，这种清爽渗透着一丝冰凉的寒意，令他健硕的身体不寒而颤，但这种寒意很快就被美女暧昧的抚摸扫光了。

“辛苦你了。”美女温柔地说，香香的厚唇在他额头亲了一下，又将红唇滑到他嘴边。他的身子禁不住颤了一下，荷尔蒙刺激着他的器官，他再也忍耐不住，下意识地把手绕到她的身后，抱住了她柔软而光滑的脊背，“感觉怎么样？”美女问。

陈景木讷地回答：“好多了。”

美女继续抚摸他的身体：“这样就好，不用想得太多。”美女的身子紧紧地贴着他，像条美女蛇扭动起来。陈景的荷尔蒙被她彻底调动起来，呼吸变得急促而粗重，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猛地一把将那柔美的身体抱了起来，快步走向卧室。

“哈哈……”美女妖艳地笑了。

七

T 国。

急促的电话铃声在九鼎集团董事长金世俊的桌案上骤然响起：“丁零，丁零……”

金世俊迫不及待地伸手拿起了电话接听：“喂！是我……什么？被劫了？……你确认吗？……啊？——”

“啪！”金世俊气急败坏地挂掉了电话，一下子瘫在老板椅上了，嘴里却在不停地骂道：“饭桶，饭桶——简直是一群饭桶！”

站在他身边的贴身保镖华仔见他如此愤怒，不免谨慎地小声问了一句：“董事长，出什么事了？”

金世俊蹙了蹙眉头，用手指抵了抵太阳穴，咬牙说：“蝎子他们栽了。”

“啊！？”华仔露出了惊恐的神色，“谁干的？”

金世俊不耐烦地龇了龇嘴：“我怎么知道啊？”

华仔蹙眉想了想，推测道：“按道理，我们的接头地点很隐蔽的，不应该出

差错的呀？再说了，蝎子的功夫不是一般人能够抵挡得了的，再怎么他也会脱身的，怎么会全军覆没呢？不会是秃鹰他们设的陷阱吧？”

“呃——”金世俊听罢，凝神思忖了一会儿，禁不住仰起了脸，问：“你是说是秃鹰他们下的套？”

华仔肯定地说：“我想也只有他们了。他们是地头蛇，仗着在他们的地盘上，才有这个胆量干的，要是在T国，谁也不敢跟您对着干的。大陆的黑道向来都是黑吃黑的，我跟他们打过几次交道，对他们还是了解的，一定是秃鹰起了贪心，给蝎子他们下了套，蝎子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惨遭毒手的。”

“嗯……”经他一点拨，金世俊似乎也料到了：“我也觉得很蹊跷，响马山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地点，只有知道内情的人，才知道我们在那里交易，看来真是秃鹰这个老狐狸干的，也只有他有这个胆量了。哼，这个老狐狸，我要收拾他！”

“丁零，丁零——”此时，桌案上的电话又一次响了起来，金世俊不耐烦地拿起电话接听：“喂，是我，我正要找你……什么？你们的人也栽了……噢！——知道了……”

放下电话，金世俊从宽大的旋转真皮椅子上旋即站了起来，两眼目不转睛地望着华仔：“是秃鹰打来的电话，他们的人也全部报销了，看来我们推测错了，是外人干的。”

“哦？”华仔张大嘴巴，无语了。

金世俊叹了口气，慢慢地坐回椅子上，伸手从桌上的雪茄盒子里取出一支粗壮的古巴雪茄，在唇边嗅了嗅，燃上后深深吸了一口，望着冉冉升起的烟雾，靠在椅背上思忖起来……

不一会儿，他的嘴角扯动了两下，猛地睁开眼，冷冷地对坐在他对面沙发上的得力干将——安保部部长金虎说：“看来，你要出动了！”

金虎霍地站了起来：“随时听候金总的吩咐！”

金世俊放下雪茄，缜密地说：“大陆那边是我们刚开辟的一条道，一定要保证这条道路的畅通。金莎毕竟是个女孩子，好多事情她还不精通。你马上就动身回大陆，彻底给我查清楚，究竟是什么人干的。这次派蝎子过去，不仅仅是为了卖那些毒品，主要的目的还是探探路。大陆的市场是我们今后重点发展的方向，这条路不趟平了，今后我们的生意就没法做强做大。虽然，我们已经在大陆的海州市成立了分公司，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金莎毕竟是个女



孩子。我派她过去,纯属是锻炼锻炼她的管理能力,期盼她今后能够掌控九鼎的日常事务,这次涉及黑道上的事,她不一定能镇得住,你是个行家,去帮助她查一查、理一理。”

“是!”金虎毕恭毕敬地躬身应答道。

顿了顿,金世俊继续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急需办理。到海州后,在那边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退伍兵,带一个回来。我喜欢当过兵的人,兵哉,善战也!特别是大陆的退伍兵,他们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是其他国家的军人无法相比的。蝎子已经阵亡了,他的位置需要得力的人手尽快替补上去。下一步,我们将有大的动作,急需要一位得力的干将。所以你此次回大陆,一定要帮我挑选一个带回来——我们再也经不起翻船了;而且,我们要打翻身仗,要不然,我连你们都养活不了啦!”

“好的,我这就动身。”金虎躬身应答完,转身快步走了出去。

八

一个星期后。

解放军某部飞鹰侦察大队。

大队长办公室内,大队长杨猛不停地吮吸着手指间的香烟,烦躁地在屋子里来回踱着。

门外响起了一个响亮的声音:“报告!”

杨猛停止了脚步:“请进。”

唐龙进门后,给杨猛敬了个军礼:“大队长。”

“来来来,唐龙,请坐。”杨大队长热情地招呼道,并亲自为他沏了一杯茶,俩人围着茶几,面对面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大队长的热情和随和并没有使唐龙心里感到一丝轻松。自从上次响马山事件后,大队领导一直没有对此次事故给予明确说法,倒是周围的一些不着边的舆论给了唐龙思想上增加了不少压力,有的说要给唐龙处分,有的说要记过,还有的说是军部要给他立功,反正说什么的都有。他就是惶惶不安、如坐针毡地度过这一个星期。今天大队长特地召见他,不知道将会跟他说些什么。

唐龙忐忑不安地望着杨猛。

此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骤然响起：“丁零，丁零……”

杨大队长起身走到桌边看了看电话显示屏上的号码，是上级政治处打来的，他愣了一下，像是不愿意接听，但最终还是拿起了电话：“喂，我是杨猛……嗯……”

听着听着，他就不耐烦了：“知道了，我相信我的兵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脆弱，你们如果不放心，就自己来做他的工作……”

“啪！”杨猛还没有等对方说完，就扣掉了电话，黝黑的脸膛上浮现了一丝怒气。

杨猛坐回唐龙的对面，久久不语。他越是这样沉默无语，唐龙越感到不安，眼睛紧紧地注视着杨猛。

少顷，杨猛无奈地叹了口气：“小龙啊，上次响马山事件，上级对你们的勇敢精神还是很赞赏的，特地给你们通报表扬，但是……”说到这，他又陡然停住了。

唐龙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大队长，有什么话，您尽管说，我能承受得了的。”

“嗯！”杨猛敬佩地点点头，“我知道你的脾气，小龙啊，这次事件，虽然责任不在你，但你是领队的干部，擅自行动，也是违纪啊，而且牺牲的是三名侦察部队的优秀班长，让人心痛啊——上级的态度很坚决的。”

“可是……”唐龙的喉结蠕动着，欲说无语，他无法作解释。

“哎！”杨猛又叹了口气，“我理解你，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那种情况下谁都会那样做的，谁遇到毒贩不围剿呢？即便是我，也会像你一样毫不犹豫挺身而出的。但是，和平时期对部队来说，非战斗减员也是一种事故啊，部队是纪律单位，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所以，我要向你宣布的是，上级决定让你提前转业，这也是上级为了严明纪律，忍痛割爱，你能理解吗？”

“啊！”听到这话，唐龙的脑袋嗡地一下崩溃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上级会让他转业。但是，这道命令确实是从大队长口里说出来的，不容置疑！

军令如山！

唐龙深知军令的严厉性，他没有再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就缓缓地站了起来：“我服从！”



杨猛眨动着眼帘,强忍住眼眶里的泪水:“回到地方后,一定不要放弃自己的追求,地方也许更有你施展的天地,绝不能自暴自弃,切记!有什么困难多和部队联系,毕竟我们曾经是战友。”

唐龙没有回答,失落地走出了办公室。

身后的杨猛心痛地闭上眼,泪水从他的眼角“扑簌簌”淌了下来,厚实的手掌猛击在了桌案上:“哎!”

杨猛长叹一声,无力地垂下了头。他和唐龙一样,也是无法更改上级的决定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手下,离开部队。

九

几天后,唐龙办完了转业的相关手续,离开了他无比眷恋的军营,他没有回老家看望二老,而是暂时在海州市租了一间房,住了下来。他没有及时回家的原因,是不想把这不光彩的消息告诉父母,这个时候如果突然出现在父母面前,他担心父母接受不了。

他不想让二老伤心。

一间狭小的出租屋里,唐龙困惑地躺在单人床上,两眼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耳畔又响起了父母对他的嘱咐:“孩子啊,你父亲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像你一样穿上军装,现在这个希望就落在你身上了,你一定不要辜负你爸的期望,好好在军营干,活出个样来!”

母亲的话像一把利剑刺痛着他的心,万念俱灰的唐龙绝望地连连叹气,委屈、不甘、痛心,犹如决堤的洪水冲击着他的心胸,使他久久不能平静……

此时他又想到了以前的女朋友——时雪。

此时他多想她能在他身边,向她叙述自己心中的难言的苦衷。可是这个曾经与自己海誓山盟的心上人,五年前也莫名其妙地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此时的唐龙心中涌起了一阵阵难以表述的失意和酸楚。

“也许这就是人生!”唐龙在心里暗暗地感叹着。

经过一阵思考,唐龙慢慢平静了下来。他决定先找份工作,等工作有了头绪后,再等机会将实情告诉父母,也许到那时自己有了份如意的工作后,父母